

總導演：吳忠良 | 演出與共同創作：莊惠勻、劉佩芬、吳承翰
肢體舞蹈設計：劉佩芬 | 舞臺設計：李樹明 | 服裝設計：陳明澤
燈光設計：周雅文 | 部分段落鋼琴創作：陳佩均
行政執行：Joe | 化妝設計/贊助化妝：謝柏昇 | 劇照拍攝：李羽涵 | 身聲劇場題字：張 忘

持本檔演出票券至淡水老街「小劇場合作商家」享有優惠至5/12止。憑票券享折扣優惠，每一店家限單次使用

魔力莎冰淇淋 | 店家地址：淡水區中正路282號
消費兩種口味 贈原味甜筒一只

光子豆豆 | 店家地址：新北市淡水區馬偕街7號
飲品蛋糕折抵5元(美式咖啡除外)

湧蓮古早味蛋糕 | 店家地址：淡水區中正路65號
蛋糕折扣10元(不限數量、口味)

冰冰皇后雪花冰 | 店家地址：淡水區中正路80號
憑票根+打卡出示，所有甜品打8折

鹹酸甜商行 | 店家地址：淡水區中正路119號
蜜餞購滿550元 折抵50元

特別感謝：



龍二哥爬寵餌料：全臺最大蟑螂培養戶、專賣爬寵餌料，培育出寵物級「黃金蟑螂」！歡迎臉書搜尋「龍二哥爬寵餌料專區」

中山女中生物科—蔡仁團老師，提供豐富蟑螂資訊！



歡迎加入身聲柱腳會！

贊助2000元，即享一年份身聲劇場年度製作每檔兩張貴賓票券，以及所有課程與劇場活動優惠！詳情請洽演出前臺、或上身聲劇場網站！

臺前幕後身聲夥伴：

Ivan Alberto Flores Moran、余鳳儒
胡亞庭、汪冠岳、李玟瑤、林一秀
林承翰、林家安、陳佩均、陳銘杰
盧姿庭、盧永桂、蕭靈鳳(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演出預告

2019 高雄春天藝術節
在自己的房間
Once Upon a Daydream

6.1-6.2 駁二正港小劇場

★★★★ 2018愛丁堡藝穗節四星作品 | 手繪動畫x現場音樂x肢體戲劇
【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

Crossing the Line

4/26
Fri.—Sun.
— 28

2019
創新製作

身聲劇場
SUN SON THEATRE
身聲淡水小劇場

蟑螂越過山丘

總導演/身聲劇場藝術總監

吳忠良

創作，對我來說就是不斷的發現核心而找到藝術形式，進而創造出藝術美感與價值。《蟑螂越過山丘》作品由團員惠勻發想、找我擔任導演，是長期「不和諧」的合作默契，惠勻總是提出讓我頭痛的創作想法，磨練我的導演能耐。這次作品談的是「歧視偏見」與「暴力」，回到身聲一貫透過創作來探索人與環境，也可以說怎樣的環境創造出怎樣的人。歧視偏見與暴力每天都發生在我們的生活裡上演，在作品裡我們用「人與蟑螂」來談(雖然我更痛恨老鼠)。蟑螂當然很討厭，但為什麼討厭要不是這個作品我倒也從來沒認真想過。討厭、噁心是人之常情，既然是人類的情緒，就意味著人類有能力去認識這樣的情緒、更重要的，我們都應該可以超越這樣的情緒。這是一場揪心的戰爭戲，不過我們不灑狗血。我們會以幽默、音樂、不失理性思考的觀點創作，並且還跳蟑螂舞！同時這次創作要投以最大尊敬給我們的三位演員、費神耗力的幕後設計團隊，以及行政夥伴！

創作發想 莊惠勻

Q)你可以偷東西吃嗎？

A)不行，因為偷東西是不好的行為。

嗯，可是……

是誰說偷東西是不好的行為呢？

對於好與壞，每個人的看法是否都不一樣呢？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有可能只做好事嗎？

這是哲學作家Oscar Brenifier在他一系列寫給孩子《哲學·思考·遊戲》圖文書中的一個問題。有時候許多問題回答完，繼續思考「可是……」是有意義的。我們所認為的是這樣、是那樣，背後總是有許多的因素促使我們相信某些想法、或聽任各種情緒。作為一個長大的人，特別是社會裡的公民，我可能會面臨什麼問題呢？離我們近一點的，去年臺灣完成首度公投，挑戰我們如何看待同性婚姻價值；以及多年以來外籍移工在臺灣的處境……離我們遠一點的，從二戰之後至今世界各地不斷在面對的難民潮、還有任何多元族群或移民社會中必然面對的各種種族與宗教問題……簡而言之，都是「我們、你們與他們」之間的問題。

《蟑螂》創作源起於前兩年看了一部描繪印尼1960年代的反共大屠殺的紀錄片《殺人一舉》，影片中一幕當年劊子手模擬殺人情境中，把一個人壓在桌腳下，一群壯漢就坐在桌上，邊打拍子邊唱歌，他們在歌聲中快樂的謀殺了一個人。他們得意洋洋重現行刑的畫面讓我震驚不已，往後當我讀到1941年波蘭耶德瓦布內小鎮上反猶大屠殺，暴徒一邊拉手風琴、吹笛子掩蓋猶太婦女與孩子的尖叫声，我開始思索麻木不仁的暴力，究竟是來自一種被催眠的集體衝動，又或者是一套縝密的殺人邏輯。

發想《蟑螂》初期，我想著要用什麼角度與格局來談這個議題。人類歷史上產生戰爭甚至屠殺的成因很複雜，它牽涉到了政治、經濟、宗教信仰、種族歧視，甚至生態的改變也牽動著人類行為。而在劇場裡有沒有更切身的方法、更生活化的思考，就像哲學家Oscar Brenifier的《哲學·思考·遊戲》一樣，而我們則是透過劇場的形式轉化、共同在場而表達。因而這次創作不做宏大敘事、不提取任何特定歷史或社會背景，只從一個小小的偏見談起，你我都有、充斥在我們日常的小火苗，它不是一個遙遠的故事，更不是死去的歷史。作品風格採用了一些比較戲謔的呈現，意在讓人類歷史上上演的衝突如一幕幕荒謬爛掉的人造戲碼，在我們的歌聲與瘋狂舞動的腳步下其實堆疊無數屍骸荒冢。

創作注

1. 四個故事段落：取自巴西流亡作家克拉麗斯· 里斯佩克托Clarice Lispector(1920-1977)短篇小說集《隱秘的幸福》中「第五個故事」一章。取其小說中「如何殺死蟑螂」、「謀殺」、「雕像」之故事名稱改寫。
2. 「所有生物都是可以被殺害的，但只有人類被殺害才叫做謀殺。」
—此話出自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
3. 關於「內隱聯結測驗」：
1980年代末期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展開的一套社會認知研究方法，開始研究這些內隱態度和對社會意料之外的影響。1998年葛林華德Anthony Greenwald創立了第一套「內隱聯結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透過測驗了解隱藏性的偏誤和偏好，害我們在沒意識到根本動機下，做出自己不認同的選擇。
臺灣版內隱聯結測驗網址<https://implicit.harvard.edu/implicit/taiwan/>
4. 《音樂可以治癒人心》段落：使用旋律為1910年後墨西哥革命時期經典民謠—La Cucaracha (蟑螂)，歌詞講述的是缺了兩條腿、沒有大麻可以吸，或因為各式各樣理由無法行走的蟑螂。革命運動前後有多種版本。

回到「蟑螂」。

我必須說，我真的很討厭蟑螂。

牠的尺寸小小一隻，但每次出現的時候我都覺得牠根本龐然大物，帶著毀滅我的氣勢經過我眼前。儘管我的理性知道牠不會傷害我，但仍然覺得牠可惡。正因為如此，才必須成為創作的角色。創作是一個怎樣的機會呢？是凝視恐懼、厭惡與黑暗的機會。無論是劇場、文學或其他藝術型態，其中很重要的過程，就是讓我們拉開距離，審視我們所熟悉的事物與感覺，在一邊逼近、一邊抽離的過程裡，我們會如剝洋蔥一般，揭開那一層層情緒，或許最後反映出來的真實並不是事物的真相，而是我們投射的種種情感。蟑螂，代表著我們不假思索投射厭惡的對象；同時也象徵我們的偏見如同蟑螂古老而難以消滅。噁心具有巫術般的思考特性，噁心感保護我們遠離危險、同時也合理化我們不接受其他事物的正當防衛藉口。

修·萊佛士Hugh Raffles在其著作《昆蟲誌》一書中「猶太人」一章提到：人類與昆蟲之間不再有所區別，因為沒有區別，所以可以把人類當蟲子一樣殺掉。於是，人類歷史中如此精心建構的心理技術讓特定的人群不再只是暗喻上的害蟲，而是確實是如蝨子、蟑螂的存在(納粹時代德國與盧安達兩個種族屠殺中藉種族標籤化的殺傷力)，因此消滅他們也不會有良心問題。

《蟑螂越過山丘》努力把握著由此延伸的幾個關鍵詞：「生存空間」、「描述世界的方式」、「投射的噁心感」、「集體暴行」進行創作，我不知道這次的創作嘗試能達到多少理想的表達，但願這是一次越過山丘的旅程，以爬行的速度、以俯身壓低的姿態，去意識我們曖昧衝突的思考邊界。

好吧，說實話。做完這個創作，我下一次看到蟑螂還是會逃走。

Crossing
the
Line